

非虚构微故事
记录生活百态
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
电话：13938039936

村医



□李彦芹

结婚半年，我怀孕了。伴随着喜悦而来的，是种种难受——畏寒、头痛如影随形。

我怀疑自己感冒了，因为往常感冒也会头痛。我的基础体温是 36.4 度，只要高出一点点，头就开始痛。于是买来一枚温度计，一测，果然，37.3 度。这一定是着了凉，赶紧去看医生。医生说孕期体温就会升高，但不应该头痛。也不敢贸然用药，说是不少药孕妇不能吃。吃了几天药，根本无济于事，决定打点滴。几天点滴打下来，感觉自己成了变温动物：早上体温正常，头也清爽；半晌开始头疼，一测体温，肯定已经升高，中午升至最高，37.3 度左右；到了晚上，睡上一觉，头疼症状就会减轻，再测体温，基本已经正常。又到医院咨询医生，年轻的小伙子挠挠头，已无计可施。

一天回娘家，跟家人坐在一起唠家常，说起此事，十分烦闷。三叔一拍大腿，说：“让茂亭看看呗！”

茂亭，姓毛，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，高高瘦瘦的，当时已经 80 多岁了，住在我家前面不远处，相隔七八家。我从小就跟这位老先生打交道。我小时候受寒落下了慢性气管炎的毛病，这可恶的病，折磨了我整整一个童年，每每犯病，都喘不过来气儿，经常去他那儿包药、打针。他们家的院子挺大，老式的砖土结构的房子不高，房顶铺的是茅草，房檐处有几排瓦片，房间里暗暗的。靠窗的柜子上一排排摆了不少药瓶，大的、小的、高的、低的，看着挺无序。再往里一点，是个更高一点、黑色的柜子，隔成一小格一小格的，上面插着一个个方方的小抽屉，里面放着中药，抽屉上贴着药名。

小时候每次被大人带着去他家，他都只是看看我，几乎不问啥，就慢悠悠拖着脚步走到窗前，戴上老花镜，开始给我包药。倒是他的老伴——那个胖胖的老奶奶，据说有高血压，经常坐在院子里一个大罗圈椅里，看见我去，总会说：“小妮子又受凉了？”虽说茂亭不说话，但一看到他慈祥的面孔，总感觉无限信赖他。我们小伙伴在一起玩耍，经常会喊一句“谁肚疼，找茂亭”。后来长大了一些，总感觉对这么个年长的异性老人直呼其名不尊重，就问三叔该怎么称呼

他。三叔说，论起辈分，他还没你辈分高呢，啥也不能叫。于是，还只能直呼其名，虽然觉得挺别扭。

出于儿时扎了根的对茂亭的信任，我跟着三叔去了他家。那时，他那患有高血压的老伴已经离世，他的儿女挺有出息，都在外地工作，家里只剩他一个。听三叔说，偶尔他的孙子（年龄跟我差不多）会来照顾他。

那是个初冬的午后，有少许阳光，他坐在门前那把他老伴当年常坐的罗圈椅上，看到我们去，缓缓站起来，问了句：“这妮儿已经这么大了？咋了？”我给他说了情况。他“嗯嗯”两声，不再说话，回到屋内，戴上老花镜，开始开药方。开完递给三叔，说：“抓三副中药吧。我这儿药也不全了，去药店抓，不贵。记住服药期间避风。”我连忙掏钱，嘴里问着：“多少钱啊？”他连连摆手：“要啥钱呐，快去抓药吧！”

直到现在，我都清晰地记得，去药店抓一服药是 7 块钱。三服药喝完，头疼症状真的消失了！此后，我越来越能吃饭，再也没有不舒服过，直至生下儿子。

叹服于这服中药的神奇，我把药方收藏了起来。后来，亲朋好友中凡有人感冒头疼久治不愈者，只要照方子抓三服药，一喝准好。

没两年，茂亭去世了。每每回娘家路过他的老屋，看着日渐荒凉的院落，心里总感觉挺不是滋味。再后来，那老屋也没了，被夷为平地，种上了庄稼。茂亭——这位慈祥、寡言的老人，只能存留在我的记忆中了。

遗憾的是，前些年搬家时，我珍藏多年的药方竟然放错了地方，直到现在，再也没找着。



“为小人物立传”栏目征稿：

大千世界茫茫人海，千千万万小人物组成了广阔的社会生活。请用文学笔法为身边的小人物立传，抒写他们的光荣与梦想，他们的价值坚守、责任和担当，让小人物光芒被文字擦亮。征文要求写真人真事，最好配有照片。

投稿邮箱：13938039936@139.com

世相百态

□紫凝

生在自媒体时代，保不准啥时候身边就蹦出一网红来。

表妹回乡省亲，约了饭局。席间众人一落座，好奇心全被撩拨起来了，个个都想知道表妹在大城市是咋生活的。

可大家的话茬还没接上，表妹就自顾自忙上了。自拍杆、手机、麦克风、耳机，都是录播的设备。在众人一头雾水中，表妹夹起一筷子菜蔬，赶不及入口，先对手机自白了。真不知这孩子葫芦里卖啥药。

小姨夫看不下去了，一双瞪着表妹的眼睛比盘中的四喜丸子都大。表妹冲着一桌子迷茫无助的眼神呵呵一笑，直接就盯上我了：“哇，怎么连直播都不知道？表姐，你不是很潮流吗？”我的天，合着我刚玩上公众号，追个头条，人家都已经说话唠嗑挣钱了，这紧赶慢赶都是 out 的节奏啊。一不小心，连平时内向寡言的表妹都装成专业主持人了。

为了给大家上堂生动的科普课，表妹索性来个全场直播：小姨夫啃着猪蹄咂巴嘴、老妈张牙舞爪剥虾皮、老舅沾了一胡子唾

往日情怀

□闫黎明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不是我。但我还是要用“我”来讲给您听。

10 年前，我刚刚 30 岁，有车有房，有小产业——一家加工厂。当然，也有妻有儿，每天意气风发。

深深记得初次见到小青儿的情景。那年夏天很闷热，小青儿推门进来时，似乎门缝吹进一股凉风。

她很美。

小青儿比我还要错愕，大眼睛里装满紧张。后来，小青儿对我说，厂那群小姑娘都说老板很年轻，很帅！她只是想来看看。

“老板不会笑的。”熟悉之后，一次闲聊，小青儿告诉我，厂里那群姑娘都这样讲。是啊，经营这个小加工厂，人、财、物、产、供、销等，足够我操心了；另外，在这里打工的多是年轻姑娘，我必许自律。也许，就是我这无奈的严肃，造就了“冷峻”形象。

小青儿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，实际上她已经很“大”了。说她很大是有根据的，因为她已经有个一岁多的孩子了。

我和小青儿很投缘。15 岁就开始打工的她很有些管理经验，我也给她充分的空间，“提拔”她做车间组长。小青儿似乎越来越愿意和我待在一起，说说话。聊天时，小青儿也越来越窘，大

今天你直播了吗

酒沫、大表哥涨红了酒精脸，还有剔牙的、碰杯的、抹嘴的、交头接耳的，全来了个大曝光。就这杯盘狼藉的场面，居然吸引了无数人围观。这得有多少人无聊透顶啊。可表妹那叫一个开心。她说，一顿饭的工夫，竟吸粉众多，收到好多点赞和礼物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赚来的钱绝对够付饭费了。这不明摆着有人花钱看别人吃喝吗？简直傻到家了。

被表妹一奚落，我逢人就想验证自己是不是真落后了。还真是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，连同事都玩直播好久了。

为了表示自己是个直播老前辈，同事让我看了他的直播视频。老天，那情形才叫一个震撼，这枚小鲜肉纯粹走的是妖孽路线。别看平素里在单位一脸安静，可是对着屏幕，他瞬间转换成百变魔女，每天变着造型男扮女装读段子。好嘛，这吸睛大法够出位，一大波凑热闹的、好奇



的全来关注了，那些视频似乎有了娱乐大众的专业味道。

自从关注直播以来，我去了好几个直播平台看热闹，回家聊天都离不开这个话题，老妈很快就被洗脑了。那天，她老人家忽然举着新买的手机向我高调宣布：“我们几个老姐妹也要做直播，地道夕阳红生活，没准既能赚钱又能当明星了。”看来，以后孝敬老妈的方式又多了一条，为了老妈的网红梦想，我这死忠粉点赞打赏去！

小青儿



眼睛不敢直视我。

她带动得我也有些许心慌意乱。

很快就结束了。

那晚，月亮很圆很亮。我送下夜班后的小青儿去宿舍。突然，路旁冲出三个男子，其中一个男子指着我骂骂咧咧的。男子似乎骂着说，你让小青儿和我离婚，你个流氓。

我们只是朋友，没有说过任何含情的话！

我茫然地立在那里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小青儿架走。忽然，小青儿奋力挣脱，拼了命跑向我。

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，她的手那么凉，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凄婉无助。

第二天上午，那个应该是小青儿丈夫的男子闯进我的办公

室。

“你个流氓。”

……

“你害了小青儿。”

……

他拿出一份医疗诊断书拍在我的桌上：突发心因性精神分裂！

“俺乡下人娶个媳妇难啊。”男人痛心地说，“救救她！她整夜不睡，不停地叫着你的名字。你去见见她！”

我没有去。不是不敢去，却是不能去！

我没有去。我拿了十万块钱给那男人。那是我厂子里全部的流动资金。

十年过去了，该尘埃落定了，我想轻轻地问一声：小青儿，现在你还好吧！



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《漯河晚报》副刊微信公众号“人文沙澧”，阅读美文、感悟生活，了解文化漯河！